

犁

■主编：袁良骏
阙国虬

■顾问：任继愈

【木犁书系◎风雨文丛】

严家炎

五四的误读

——严家炎学术随笔自选集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【木犁书系◎风雨文丛】

■——严家炎学术随笔自选集■

严家炎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2000年6月·福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五四的误读: 严家炎学术随笔自选集/严家炎著.
—福州: 福建教育出版社, 2000.4
(木犁书系·风雨文丛)
ISBN 7-5334-3003-4

I. 五… II. 严… III. 五·四运动 (1919) - 研究
-文集 IV. K261.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19429 号

木犁书系

总策划 阙国虬 黄旭

风雨文丛 主编 袁良骏 阙国虬

五四的误读

——严家炎学术随笔自选集

作者 严家炎

丛书责编 黄旭 孙汉生
本册责编 黄旭
封面装帧 林小平
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社长兼总编辑 阙国虬
(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)
印 刷 福州晚报印刷厂
(福州西洋路 4 号 邮编 350005)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印 张 10.5
字 数 228 千
插 页 4
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5 300
书 号 ISBN 7-5334-3003-4/Z·74
定 价 20.9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“木犁书系”缘起

20世纪是风云际会的岁月。共和国历经五十年风风雨雨，走到了世纪的交汇点。中国新文化更是步履维艰，行行重行行，辛苦探索近百年；中西的撞击，古今的流变，还有战争和革命的淬炼，无不带着撕裂的阵痛，而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深深的辙痕。

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，蓦然回首风雨来时路，审视一行行曲曲折折的辙痕，望前路仍是沟沟坎坎，我们想起了木犁——这简易、笨拙而又凝重、厚实的农器，在我们的祖先歌哭其中的黄河两岸、长江流域荆棘丛生的广袤荒原上，犁出了一片片文明的处女地，从新石器时代以迄即将告别的世纪，中华文明的每一节进步，都饱含着一犁泥土的芬芳。

在这世界局势并不平静的世纪之交，我们尤其怀念木犁，怀念我们的先贤孔子师徒那段精彩的对话——孔子让诸弟子各言其志，颜回对曰：“使民城郭不修，沟池不越，铸剑戟为农器，放牛马于源薮，室家无离旷之思，千岁无战斗之患。”

基于这样美好的愿望，我们把正在编辑出版的几套命意相关的文丛合称为“木犁书系”。“木犁书系”首批推出的文丛有：

“野草文丛”，是一批活跃于当下文坛的杂文作家和鲁迅研究学者以读书札记、文化随笔的方式，对现今文化现象进行鲁迅式的审视和反思。

“风雨文丛”，是一批德高望重，极有影响的前辈学者（以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）学术随笔自选集，或是对现当代文坛的风风雨雨作些梳理和反思，以鉴往知来；或是对作家、作品的评点；或是对文风、学风的思考；或是治学感怀。

“我思文丛”，选择45岁左右的最有实力的中青年人文学者90年代以来的优秀学术文章，集中展示其学术思想进路，可以预示下世纪中国学术的走向。

“苜蓿文丛”（苜蓿，旧时用来指称教馆的清苦生活），是一批教育学者心灵的散步，昭示的是源自教育使命感的闪电般发人深思的一击，有对中国现代教育命运的关注，有生命化了的教育实践的记录。教育工作者要么埋头于教学，要么潜心于专著，而此套关于教育的随笔却别开生面，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教育工作者的一份生命气蕴。

我们荣幸地邀请到当今文坛、教育界、学术界一批卓有建树的人士如邵燕祥、严家炎、吴小如、谢冕、钱理群、袁良骏、王富仁、顾明远、叶澜、黄克剑、赵汀阳、陈嘉映等先生加入了我们的耕耘队伍，他们笔健如犁，辛勤耕耘，在各自的领域拓荒不止，开垦出一片片长满创意的新田地。

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是，像木犁一样，一头插进生活的沃土，贴近人生，贴近教育，贴近学术文化，更贴近广大读书人，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田园。

我们期望，当你翻开“木犁书系”的每一页，都能得到一犁泥土的芬芳。

阙国虬 黄旭

1999年

“风雨文丛”献辞

献给您的是 12 位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耕耘“自己的园地”的著名学者的学术随笔自选集。他们从“五四”的历史氛围中走出来，把眼光投向远古的迷惘，又关注着眼下的变迁，从文学及于人生的诸多方面，自然有着深广的感慨和感悟。因其“学术”的因素，不免凝重和透辟；又因其取“随笔”的形式，自有着无拘无束的随意、轻灵以至于散淡。“散淡”也许是中国文人传统的一种极高境界，以悲悯之心，拥抱万千世界，乐山乐水，深入浅出，以“问”求“学”大而化之。

“五四”也许是 20 世纪留给中国人的最为丰厚的一笔遗产，因此，它也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说不尽的话题。我们将从辑在“风雨文丛”的 12 本书中听到他们的叩问和解读，也感受到他们的思索和困惑。其意义也许远不止于此。当我们跨入新世纪的门槛，回味着逝去的昨天，期待着明天的太阳，此时恰好听到了他们对历史的追问，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联想？

阙国虬

2000.5.10

目 录

1	自序
3	朱自清和邓中夏
6	《国际歌》在中国的最初传播
8	为了传播革命真理
10	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感
18	不怕颠覆 只怕误读
22	五四·文革·传统文化
39	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的家族制度
61	现代小说的发展历程
80	鲁迅作品的经典意义
87	废名小说艺术随想
92	漫谈穆时英的都市小说
99	穆时英长篇小说追踪记
104	京派小说与现代主义
116	《微神》：老舍的心象小说
126	在对比中刻划人物
128	深沉蕴藉的爱的诗篇

- 135 子规声声鸣，竟是泣血音
- 139 我所认识的梁锡华
- 145 我想推荐的几种书
- 151 走出百慕大三角区
- 159 传世藏书杯一九九五年度最佳中短篇小说获奖作品评语
- 163 一九九六年度《小说选刊》中短篇小说获奖作品评语
- 167 为谜样的传主解读
- 174 一本很有分量的现代文学论集
- 181 唐弢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
- 189 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重要资料
【附】林彪、叶群的18则笔记
- 209 文学史观漫议
- 215 文学思潮研究的二三感想

- 221 编写《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》
的设想
- 226 近年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向
- 231 就现实主义答《文学百题》编者问
- 234 就浪漫主义答《文学百题》编者问
- 237 说散文
- 240 智慧的交锋，雄辩的胜利
- 243 彭漱芬著《丁玲小说的嬗变》序
- 248 马振方著《小说艺术论稿》序
- 255 解志熙著《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
学》序
- 258 孔庆东著《超越雅俗——抗战时期
的通俗小说》序
- 262 冷暖甘辛梦难圆
- 266 韩国学者白乐晴著《全球化时代的
文学与人》中译本序言

270	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》总序
274	丁玲创作个性研究的新进展
278	丁玲是“女权主义者”吗？
284	极有特色的系列丛书
286	新派武侠小说的现代精神
295	我为什么要研究金庸？
301	就金庸作品答大学生问
	【附】《中国教育报》就王朔、金庸之 争刊登的专访
311	有关文化生态平衡的思考
315	批评规范小议
322	他在人们心中永生

自序

这是我的一本学术随笔集。所收文字，大多为近年所作，最早的则上推到60年代初期，时间跨度长达30多年。除两篇外，95%以上发表后并未编过集子，其中包括了短论、随想、书话、杂感、札记、讲演、序跋等多种体式。统称之曰随笔，言其与正规的长篇论文稍有区别，写法上比较不拘一格而已。

本集所收文字，大体有个中心议题，就是讨论“五四”以来的文学和文化。书名有意用了一个含糊的说法，叫做《五四的误读》，它可以包含三层意思：一是学术界对“五四”的误读；二是“五四”先驱者对历史与传统的误读；三是我们当代人围绕“五四”以来新文学、新文化问题的

若干争论以及要不要超越“五四”的不同意见。容纳宽泛一点，这或许就是含糊其词的好处。

在这里，我要首先感谢本丛书主编袁良骏、阙国虬两位先生的盛情，承蒙他们不弃，将我忝列在丛书作者之内。没有他们的督促，我大概还会拖延着，懒于把这些文字编集到一起。我还要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、本书的责任编辑黄旭先生和编辑孙汉生先生的辛勤劳动。没有他们的努力，本书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就和广大读者见面。

1999年12月14日于北京大学中关园

朱自清和邓中夏

1924年4月15日，朱自清写了题为《赠友》的诗。诗中歌颂一位友人：“你飞渡洞庭湖，你飞渡扬子江，你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！地上是荆棘呀，地上是狐兔呀，地上是行尸呀；你将为一把快刀，披荆斩棘的快刀！你将为一声狮子吼，狐兔们披靡奔走！你将为春雷一震，让行尸们惊醒！……我想你是一阵飞沙走石的狂风，要吹倒那不能摇撼的黄金的王宫！”作者在这里尽情赞美的，是一位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大无畏的革命者。他是谁呢？我们遍查朱氏诗文，没有找到答案。但线索还是有的。这首诗发表在当年4月26日出版的第二十八期《中国青年》上。前此4个月，就在这个刊物第十期上，邓中夏《贡献于新诗人之前》一文中，曾引述了两首旧体

诗：

莽莽洞庭湖，五日两飞渡。雪浪拍长空，阴森疑鬼怒。问今为何世？豺虎满道路。禽猕歼除之，我行适我素。

莽莽洞庭湖，五日两飞渡。秋水含落辉，彩霞如赤柱。问将为何世？共产均贫富。惨淡经营之，我行适我素。

据邓中夏同志自己说，这诗是他3年前过洞庭湖时所作。诗里所表现的，确是一个共产主义者“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”的伟大理想以及为实现这一理想誓不顾身的坚定意志。这是诗人的自我形象，跟朱自清诗中歌颂的那位友人多么相像啊！

从朱自清的《赠友》在宁波写成、寄出，到该期《中国青年》在上海出版，其间只占10天，这也足以证明它原是《中国青年》的专稿，证明诗的作者跟刊物编者原有熟识的关系。而当时《中国青年》的编者，正是邓中夏。我想，由此推断他们两人有着友谊，并非无稽。

朱自清与邓中夏，都是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，而且他们两人都是1920年毕业的。虽然朱在哲学系，邓在国文系，但那时学生人数不多，两人熟识，亦在情理之中。

还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赠友》以后收入《踪迹》集时，作者改题为《赠A.S》。知名的朱氏友人中，并没有符合A.S这音的，这也只有邓中夏才相合，邓中夏原名邓康，字仲獬，1923年在上海大学工作时起，改名邓安石，A.S正是

“安石”英文拼音的头两个字母。

朱自清晚年坚定地站在人民立场上，靠拢党的领导，同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。毛泽东曾说我们要写闻一多颂、朱自清颂，他们的确是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。但朱自清晚年的这种发展，并不是突如其来的。从他早年对待革命，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上，可以看出其进步思想因素的一贯脉路。他和邓中夏同志的这点友谊，只是一个例证而已。

载 1963 年 8 月 11 日《北京晚报》五色土副刊

《国际歌》 在中国的最初传播

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是在五四时期。《国际歌》在中国得到翻译和传播，正是此后不多几年的事情。

现在知道的《国际歌》最早的译文，刊登在1920年10月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周刊《劳动者》上。它由该刊第二、四、五、六期连载，题名《劳动歌》，译者列悲。译文不准确，意思也不够连贯。几乎与此同时（1920年11月），留法勤工俭学会编辑的《华工旬刊》，也以《劳动国际歌》的题名译载了它。这两种译文，在文字上都有较大缺陷。

1921年9月，沈雁冰主编的《小说月报》出版了《俄国文学研究》专号。专号上由C.Z口译、C.T笔述

的《第三国际党的颂歌》也就是《国际歌》的歌词（未载曲谱）。C.T 当为郑振铎，C.Z 疑即耿济之。译者的文字修养使译文能琅琅上口，但意译成分较重，有时不免走样。

党的刊物译载《国际歌》似乎始于瞿秋白主编的《新青年》季刊。1923年6月该刊第一期上就刊载了这支歌，译者（当为瞿秋白）在前言中还介绍了《国际歌》的由来，表示希望它不久将在中国广为流传，“令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”。到1925年9月，当时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《中国青年》第九十三、九十四期合刊上，蒋光赤、陆定一同志又重新作了译介。这几种译文都由俄文转翻过来，于原意较为忠实，文字经过润饰，比以前的有了很大提高。

1926年，李求实（伟森）同志收集大革命高潮中各地咏唱的许多革命歌曲，编成《革命歌集》一书（中国青年社出版），《国际歌》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首。他在序言中曾特别强调革命歌曲的鼓动作用，提倡大唱革命歌曲。可以肯定，这本歌集的出版，更扩大了《国际歌》等在革命青年中的流传。

从“五四”到“五卅”前后的不多几年里，《国际歌》的译文已知者即达5~6种之多，这是无产阶级承担了革命领导权后特有的现象，是当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的反映。这正说明，哪里有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斗争，哪里的《国际歌》声就会响彻云霄。

载 1963 年 9 月 22 日《北京晚报》五色土副刊